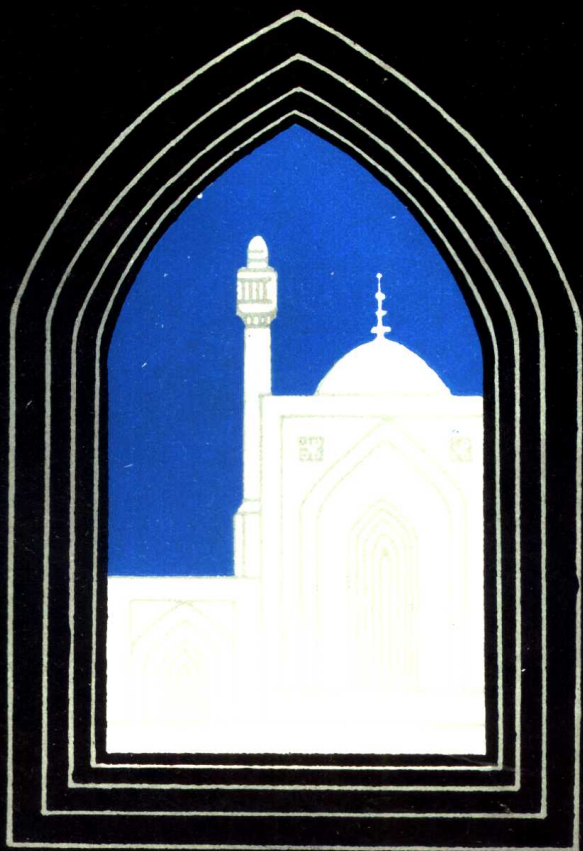


伊良回國王創台始末記

(伊) 费雷敦·胡韦达著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伊)费雷敦·胡韦达 著
周仲贤 译 怀成波 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伊)费雷敦·胡韦达 著

周仲贤 译 怀成波 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粤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5.875印张 109,000字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900册

书号3111·628 定价0.45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的作者费雷敦·胡韦达，系长期担任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的弟弟，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九年是伊朗驻联合国常驻代表。他在书中以第一手材料，记述了巴列维王朝被推翻的前前后后，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写法别致，深得国际上研究伊朗事务的专家和广大读者的重视。

伊朗盛产石油，战略地位重要，巴列维国王倒台后，伊朗局势的发展举世瞩目。本书对了解和研究伊朗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和当前事态演变的原因，不无裨益，是一本值得注意的书。

序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法国奥利

彤云密布，天空低垂。一个金属的庞然大物徐徐地降落在简易机场上。这架波音飞机慢悠悠地朝着停机坪滑去，最后停了下来，机舱门缓缓地打开了。

一个长得奇形怪状的人站在机舱门口，活象一个坠入陌生世界的天外来客。机场的职员和航空小姐，向他投以奇异的眼光。这个缠着黑头巾，蓄着又长又白看起来象假胡子的人物，究竟是哪一个朝代的人？他的眉毛很浓，一双眼睛放射出严厉的光芒，一眨也不眨。他朝迎候他的朋友们的方向踱了几步，人们立即围了过来，把他领进机场建筑物的迷宫。一名警官检查了他的护照，念出了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这个姓名。

这群人穿过海关，步下楼梯，朝出口处走去。他们在中央广场靠近刻有戴高乐将军题词的大理石板附近停了片刻。戴高乐将军描绘这个机场的题词是“人间天上汇合处”。

阿亚图拉^①正在和反对派结合在一起。宗教正在革命的

^①指霍梅尼。阿亚图拉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高的头衔，它的意思是“真主的标志”或“真主的反映”。——译者

中心扎根。人间天上正在汇合在一起。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伊朗德黑兰

落日的余辉洒在厄尔布尔士山峰上。雅利安人的太阳——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在这座大山山麓的王宫里搓手庆幸，他终于拔掉了一根肉中刺。那个人被送过边界，从此在伊拉克的纳杰夫流亡。他远在四千英里之外，再也不能在伊朗境内策动颠覆活动了。这位王中之王宽慰地微笑着：他在计谋上比反对派略胜一筹，再一次占了上风。他给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的外交大臣发了贺电，因为正是这位大臣，根据国王的指示，同伊拉克外长谈判驱逐阿亚图拉出境的问题。

这位王中之王，雅利安人的太阳，礼萨·汗王的继承人，巴列维王朝的第二个君主，哪里会料想到，十月三日这个日子，不仅标志着他自己统治结束的开始，也是伊朗两千五百年君主统治结束的开始呢？！

移居离巴黎市中心几英里的诺夫勒勒夏托的霍梅尼突然被推到国际政治的前台。由于电视、电台和报刊的宣传，他成了一名世界性人物。他的启示甚至比过去更加容易传给伊朗群众了。为了躲避萨瓦克①（国王的秘密警察）的镇压，长期以来一直以欧洲为基地的有组织的反对派，现在聚集在

①伊朗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译者

阿亚图拉的周围，拥护他，并且制定出了建立政府的纲领。阿亚图拉在纳杰夫时，还不如在法国那样自由。伊拉克当局对他进行严密监视，限制他的来访者的人数，而且还不允许外国记者接近他。

十月三日之后，形势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国王与霍梅尼之间的较量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犹如戏剧中的两个主角，重新开始中断了十五年之久的一盘棋赛。现在霍梅尼走棋了，国王则在坐待时机，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两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由来已久。伊朗的什叶派一向鄙视巴列维一世礼萨国王，但是因为无法公开反对他，只得同他妥协。一九五三年，法兹洛莱·扎赫迪将军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发动了政变，穆罕默德·礼萨国王恢复了王位。他在此后十年之间，甩开了美国人强加给他的一些主要大臣。在终于取得了绝对权力之后，他于六十年代初提出了土地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计划。反应来得不慢，最激烈的反对者是霍梅尼。他号召他的信徒起来造反。一九六三年在德黑兰发生的骚乱，遭到了国王的血腥镇压，国王还把霍梅尼投入了监狱。宗教界进行煽动并提出抗议。为了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国王就把阿亚图拉流放到国外。阿亚图拉在土耳其作了短暂停留之后，就在纳杰夫定居下来。这样，国王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是，霍梅尼的性格同他的敌人的性格一样倔强固执，他并不认输。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嘟嘟哝哝地说：“人民到底是听谁的话，听我的还是听国王的，咱们等着瞧吧。”《古兰经》里不是有一节说到，真主是站在有耐

心的人的这一边的吗？十五年之后，两人又重新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奇怪的是，国王在一九六三年的成功和阿亚图拉在一九七九年的得手，都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五压倒多数公民投票的肯定：第一次是赞同君主政体和实现现代化，第二次是赞同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和反对现代化。不管这是一种竞赛也好，纯属一种巧合也罢，都无关紧要。有意思的是，在十五年里，全国人民的愿望竟然完全翻了个个儿。这种颠倒是怎样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是我要试图阐明的问题。我将回顾国王统治最后几个月的情况，并运用我的回忆录的材料，尽量客观地来阐明问题。我有时会感情用事的，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希望看了这几页的读者会预先原谅我。我忘不了我哥哥、前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被谋害的事件，尽管有阿亚图拉向法国总统作出的保证^①，我哥哥还是在经过一场审讯闹剧之后被谋害了。

^①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一九七九年四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了这个保证。——作者

目 录

序	1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法国奥利	1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日，星期二，伊朗德黑兰	2
第一章 预示结局的先兆	1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伊朗德黑兰	1
危机的端倪	3
两个主角	6
一九七八年一月八日，星期日，德黑兰	8
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星期一，库姆	8
国王的信用	11
我同国王的最后一次见面	13
同我哥哥的最后会面	17
相对平静的传位	20
暴力的新浪潮	24
国王面对现实	29
暴力行动再起	32
罢工	37
反对谢里夫—埃马米的阴谋	39

十月底的政治气候·····	42
第二章 日益增长的危险 ·····	46
逐步增大的危机·····	46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伊朗·····	48
荣誉的一面·····	50
马赞达兰山区的西亚卡尔村，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	53
德黑兰，一九七二年五月三十日，星期二：尼克松 访问·····	54
德黑兰，尼亚瓦兰宫，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石油景 气·····	56
伊朗，瑯沙尔，一九七七年八月五日·····	59
危机的根源·····	63
政府里的政府·····	64
国王的首创性·····	65
腐化·····	66
镇压·····	69
毒品·····	70
不道德·····	71
巨大的军火库·····	73
经济恶化·····	75
一党治国和“不参与”政策·····	76
宗教骚乱·····	79
国际形势·····	81
一九七八年七月的德黑兰·····	85

第三章 变化中的国王	86
波斯波利斯，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	86
与历史的约会	89
追求合法性	91
我第一次会见国王	94
从一九四九年的暗杀企图到摩萨台的倒台	97
走向专政	99
我同国王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会见	102
一九六五年的宫廷	103
国王的弱点	105
有其父，必有其子	109
巴列维的财富	111
家长作风	114
巨大变化	116
伟大中的伟大	120
他们垮台得更惨	123
第四章 最后垮台	128
伊朗阿莫尔城，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128
德黑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五日，星期日	131
替罪羊的解决办法	134
军政府的战术	137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的形势	139
穆罕拉姆月	141
塔舒阿节和阿舒拉节	145

我哥哥的境况	147
垂死挣扎	150
国王的出走	155
君主制度寿终正寝	160
巴赫蒂亚尔的末日	162
德黑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	165
尾声	166
德黑兰，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星期六	166
帕拉迪西岛，一九七九年四月七日	167
跋	173
纽约，一九七九年六月	173
布里奇汉普顿，一九七九年九月	174

第一章 预示结局的先兆

没有人能够推翻我。我得到七十万军队、全体工人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记者的谈话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伊朗德黑兰

卡特总统和夫人，在赴印度途中，同伊朗国王一起在尼亚瓦兰宫迎接了新年。这一访问引起了记者们的兴趣。这两个人其实在一个月之前已在华盛顿会晤过了。那么，这次在这里作中途停留是为什么呢？真实的情况是，这位美国总统（他的政府曾有时批评伊朗的独裁政权）要作出一种公开支持的姿态。他给伊朗国王带来了一份对人权问题表示满意的声明。午夜，两位国家元首频频举杯，痛饮香槟酒。卡特赞扬伊朗取得迅速的发展，并且对这位享有“他的人民对他的完全信赖”的开明君主表示钦佩。

过了不到一年之后，几乎所有伊朗大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伊朗人走上街头，高呼“处死国王！”

为什么象美国总统那么一个消息灵通的人，竟然会大错

特错了呢？头一天在德黑兰美国文化中心门口放置的炸弹，分明是一个警告。而且，就在不久前，即十二月二十九日，情报机构已经宣布，禁止公众使用从麦赫拉巴德机场通向王宫的汽车道，警察占领了沿线所有的住宅和公寓。不仅如此，十一月间，就已经有戴假面具的示威者，在距白宫草坪只有几步的地方高喊“处死国王！”当然，另外有一群人在不远的地方对这位君主表示了不太热情的欢迎。但是，大家知道，阿德希尔·扎赫迪大使（一个将军的儿子、国王的前女婿）和萨瓦克分子，一直在伊朗的驻外使馆和领事馆中招募“志愿人员”。还有，对于美国一些大学和舆论工具对国王政权大声明确的抨击，总统不可能毫无觉察。象匹兹堡大学的理查德·科塔姆等教授，同国王的反对者有密切的接触，并且一直把情况告知政府。甚至在伊朗国内，反对派也重新活跃起来了，而且引导人们谈论反对派。报刊上充满了关于圣战者游击队和敢死者游击队（它们分别同宗教界人士和马克思主义者集团保持联系）行动的报道。

卡特在判断上的错误，是美国情报系统混乱不堪的很好证明。九月间，就在示威活动开始蔓延之际，中央情报局却写了一份关于这个政权稳定的报告，认为伊朗国王在国内没有面临什么威胁。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总统决意把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判断材料发给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接着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在伊朗工作的各个机构的人员，根据上司的命令，谁也不得批评这个政权，或者同反对派接触。无论如何，对伊朗局势缺乏实事

求是的估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美国政府为什么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举棋不定。由于情况不明，苏联和其他国家也采取了谨慎行事的方针，它们一直等到最后几周才撤销对伊朗国王的支持。

危机的端倪

事实上这场危机酝酿已久。自从卡特当选为总统，接着开展了一场大力强调人权的宣传运动以来，伊朗的反对派，由于受到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榜样的鼓舞，已经组织起来。卡里姆·桑贾比的民族阵线（前身是五十年代的摩萨台党，这个党当时由于受到残酷的镇压而潜伏下来）重整旗鼓。拉希迪律师和迈赫迪·巴扎尔甘，创建了一个保卫人权和自由活动权委员会，公开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因此，在一九七七年五月间，五十多名律师签署了一项宣言，抗议行政部门干涉司法事务。六月间，一批作家，约四十人左右，要求享有言论自由、废除检查制度。七月间，一些知识分子发表了致国王的公开信，要求他结束专制统治。各种各样的批评材料在秘密流传。这些活动标志着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在此以前，抗议事件只限于在国外发生，或者是以城市游击队发动袭击的形式表现出来。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国王提出了一项“自由化”计划。他允许在报刊上和在这个国家的唯一政党——复兴党内，在一定程度上批评他的政府。他允许少数

议员——仍然是复兴党党员——投票反对政府提出的方案。萨瓦克虽然对各种活动进行严密监视，但还没有去找小册子和信件作者的麻烦。对一度很有权威的检查制度也稍为放松。但是这种羞羞答答的改变，并没有使渴望民主的热情冷却下来，而这种要求民主的热情，是推动伊朗学生和知识分子采取行动的力量。此外，也没有人真正相信这种改变。当英国记者艾伦·哈特问伊朗国王，他是否设想将来实行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时，国王回答的大意是，如果那就是人民所希望要的制度的话，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不能违背人民的意志去治理人民，如果他们希望要那种制度的话，他们就会如愿以偿。①他当时这样说是诚心诚意的吗？我认为是这样的。他试图接过反对派提出的“民主化”的主张，就象他在一九六〇年，接过了当时的革命者鼓吹的改革的口号一样。如果他们要革命，他们就会如愿以偿，这是他当时的口头禅，不过，他们得从国王那里要革命。

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反对派警惕了。他们把国王的言论看作是转移卡特视线的把戏。事实上，曾经许下的在报刊上和唯一的政党复兴党内可以有辩论自由的诺言，也迟迟没有履行。这怎么能够使人无视这位君主对西方民主尖酸刻薄的批评呢？他在记者采访他的许多场合，从来不放过机会，对当代世界伟人评头品足。他抨击美国“伸缩性社会”，抨击英国工人的“懒散”、意大利的政局“动乱”。

①一九七七年六月九日英国《泰晤士报》。——作者

等等，等等。他在和人私下的谈话中，有时也突如其来地提出过这种指责。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出席了在里海之滨瑙沙尔举行的御宴，同席的另一位客人是玛丽安·贾维茨，她是纽约一位资历高深的参议员的妻子，当时是国王的公共关系顾问。国王同贾维茨夫人发生了一场争论。这位君主严厉地批评美国的民主，并且断言，伊朗人享有凡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一切人权。在美国，腐败作风猖獗；而在伊朗，政府把盗贼抓起来，哪怕这些人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也照样抓起来。伊朗国王的冷讽热嘲使客人们感到寒心。

清真寺是这个国家反对派的传统中心，在这里正在开展政治活动。在一个不能够在议会发泄不满情绪的社会里，相对来说不可亵渎的圣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中心。教士们把对社会和政治的批评，同他们的讲经掺和在一起，不仅如此，随后还展开了真正的辩论。大批参加聚礼日活动的教徒，听到了非法带进来的霍梅尼在纳杰夫演说的录音，教徒们还把听到的东西到清真寺外去扩散。从伊拉克归来的游客，带回了霍梅尼讲话的录音带，上面贴着东方音乐的标签，骗过海关和警察的检查。这些录音带在库姆和德黑兰的商店里公开出售。

就这样，流亡了十五年之后，霍梅尼的声音在全国都听到了。除此之外，反对这个政权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到纳杰夫去拜访阿亚图拉。亚兹迪和戈特布扎德（后来成了他的左右手），在一九七七年就去见了数次。这种情况必然会触怒国王，特别是因为这位在纳杰夫的流亡者，讲经时